

集部

巽齋文集卷五

宋 歐陽守道 撰

書

回包宏齋書

守道去秋拜書幸甚登徹愚賤不敢再瀆雖欲願聞一言徒切仰歎每見鄉閭士友扁舟東下輒曰吾謁宏齋先生心甚愧之某有願事君子之心先生有奬進後學之心舟行而前不過三四日而顧自棄如此此所以自

愧於彼能前者雖然先生德業之外立言滿天下不待親拜函丈而後聞也昔之善為學者内求之我心外證之古今聖賢之言而未嘗不合未嘗不得近世學宣門户則有以嘗見先生前輩為標榜者矣此雖不足道而猶知以學為名者也乃有愈在下風者焉此亦徒使先生長者費酬對而增感慨也尚忍言之然則掩關孤坐左右書册古今聖賢在是則先生亦在是所不曾拜者睟然之德容有不可想見者哉用是復自釋然茲蒙專

介特枉手書以貴下賤以賢下不肖以前輩大老下後生小子甚盛德不可以有加矣其乃得此三達尊將何以稱之昔者得此於荆溪先生無以報荆溪先生今先生又復然而今而後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之心當何如其兢兢緘賜講篇前此固嘗傳録幾得其半今日大全先生一言將詔千古某乃得之於親授螽嘗自怪此生所得於造物者疑若偏厚之以斯文至於德成道尊一世所宗如先生者亦復使之夤緣在受教之下此亦必

有陰相非偶然者每一念之未嘗不悼日月之邁邁慨志行之未立也示教人品高則學術高之説嘗隱之以心矣先儒謂人品以學術高意似主於為變化氣質之勸而其本然高下品第天也且學譬之琢玉成器謂之不琢不成則可爾玉自有品上品經琢為上品之器次品經琢為次品之器則天也非人也孔氏之門成德達財答問私淑艾如時雨化之孰不在夫子之大造然顔為顔曾為曾由為由賜為賜其未及成就者固不知其

終當如何而其已及成就者要亦各極本等之所至也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也以之方諸聖門之教則為顏曾者有幾為由賜者有幾夫子其猶病諸也人品之凡下至於愚不肖修道立教皆為智愚賢不肖而設聖人此心雖無窮而彼愚不肖得吾教僅足以免為惡陷罪是亦聖人之大造也局於人品之凡下者如彼則幸而氣稟稍稍清明者敬天所賦當何如哉聖賢不間世常人已無可言者至於來教卑陋之歎則竊

以為非特人品也又有習氣焉大率士列四民之上而古之士由農出農之氣習淳良後之士雜出於工商異類矣又降而下有出於吏胥游末矣名則士也氣習則士而工士而商士而異類士而吏胥士而游末也人品既卑陋而不可移氣習又薰蒸而不可滌而充塞人閭謂之多士亦何以責學術於此等輩哉然蒙士之名足以誤世真士類真學術將遂泯泯而先儒語言乃在此等輩頰舌閒也則卑陋何怪哉此其所不當言因先生

語及人品故輒以鄙見申言之未知是否前日某之事幸先生舉過惡揚善之職其亦豈敢當所謂善顧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有以來之耳獨至今無怨悔者以行吾本心也本心直達如陽春之生或遭蹂踐摧折則無如之何而生者不能自已也直併根俱死然後不生耳初竊科第亦竊有志顧憂患之餘既耗奪矣而人情世態如此亦無可為者從此直疑蹈禍只如前日之紛紛猶云可也去冬憲使有書趨之任意甚厚可感其對以

為事在省部方為彼素案未語萬一到官之後畏大學生者彼有言語可指時進退將何如初意某自以違年恐妨下次政令既部使者盛意如此亦合更容某少候若省部不以某為罪則潔淨之身方敢謂不辱官曹耳憲使遂為某作一申省狀其說甚備聞其文字去已兩月無人赶逐恐遂墮渺茫未可知一聽之天而已昔朋友有為某言此文字須經宰執諸公過目者諸不可指擬相與嘆息某告之曰使命當不仕韓富杜范在政府

亦無如之何命當仕自無許多齟齬安能置冰炭於懷抱耶以此心極安之當年之强仕而不仕今既五十前進幾何自揆愚性之能俯仰人爵之貴決是無分只作未嘗登科處之而及此餘年讀書求已以無負父母師友之所期望豈不足自貴哉今玆亦未敢遽為艮其限列其夤之見且更候之伏辱眷問之及敬布下情某前書有及於世變浮雲遂蒙教以堯舜事業亦浮雲所以開廣某之心胸大矣人生極盡氣力亦做得幾許事而

堯舜事業猶是偶然到手則為之區區者乃欲挾尺寸垂不朽亦可憫也某待荆溪先生於嶽麓時蒙賜以所作文字鄉里有吳兄建公者亦多得其藁而利之比得其送印本謹以一帙申納先生志同道合如荆溪者宜不多見伏想對此又動殄瘁之悲集中有數篇及某賤氏名本難拈出類乎借以自述然先生既誤知某矣可以無嫌其一為某作夷齊辨跋因并以其辨一帙拜呈師意狂斐倘蒙指教幸甚

上吳荆溪乞改塑先聖像公劄

守道不避崇嚴輒有申禀某昨讀南軒先生張宣公集本重修嶽麓書院記謂先聖像自闕里肖於殿中而繪七十子於列近入書院讀石刻則數語删去不載心幾疑之及入殿瞻仰廼知肖自闕里之説有不然者往往作記之初像猶未就或者以肖像闕里告故先生喜而書之及其既成先生以為不然故删去而不刋也去聖人遠像無可考夢奠之後子孫家廟本無今人之繪像

後來遠裔安得知之縱使書院求於闕里亦難盡信何況本未嘗求而或人率易以意遷就遂使先聖之宮乃用異教之像可為太息雖祠祀事重不當輕議而疑惑既甚不得不言夫口容當止今像則張頤手容必恭今象則左手下憑右手高舉而盡舒其十指其作憑几宣説之狀則如道流之奉其師其盤屈兩足置覆於前則似釋氏之所謂趺坐若闕里果如此則是子孫自誣其祖矣而豈不異哉至於七十子之像服飾之色尤為鄙

俗青黄紫緑色色有之但求殊異不涉重複而不顧古人之本無此服其繫帶俱短狀同幅帛不類垂紳或前行或反顧或指書或並肩而若語或附掌而若笑或凝立而撚髭或舒臂而曳悦或若曳杖或若舉扇或執卷注視或一人曳卷而衆人共觀之容貌不莊厚誣甚矣是何書院修復出於南軒先生之主議忠肅劉公之經營乃使吾聖門師弟子之像不經如此然則南軒改記刊刻當時蓋有所大不滿矣非今日後學之敢於輕議

也某徘徊殿宇仰視俯思而堂長適至乃言曰兹事合議改正久矣然傳疑有由此當時周𦒿允升之所為也允升湘鄉人與南軒有游從之好郡府敬禮之立殿設像實尸其事其人以豪偉尚氣聞出其手者衆莫敢議先聖塑像初不特造不知於何所老子之宫使人舉所謂天尊像以來或問其故允升對曰誰謂此非吾夫子也率意如此故承誤至今後之繪七十子者又增誤焉長老所傳如此宜南軒記文之有筆削也守道與山長

教授商議欲具劄申聞而劉堂長霖袖出書院講書李長舍震元公劄其說脗合然則非獨某劄見心所不安而此邦士有同知其非久矣伏惟都運判府安撫心傳往聖學接先儒書院教養之事巨細畢舉矧是禮所以使後學瞻仰而八十餘年因襲之誤尚稽改正竊謂茲事惟未及知之必不但以某謹同山長堂長舍長按晦庵先生朱文公所考跪坐之說以為得於成都學宮先漢之舊可以據依蓋白鹿洞學塑像不古先生令諸生

書其說於廟門使來者有考晦庵不滿於白鹿洞塑像猶南軒不滿於嶽麓塑像也兩書院成於二先生之手而像設皆不滿其意一則遠俟來者一則删記不刋然則後有改而正之是固昔者拳拳之望也伏望台慈詳酌行下書院集議擇日改塑先聖像及改塑七十子像其元像塑繪先聖像太巨七十子像太小殊不相稱皆類釋老所為今欲大小適中稍與今人相似庶申申夭夭誾誾侃侃之氣象學者得以目擊心維無所怪惑且

因以釋南軒先生之遺憾豈不韙哉倘辱采用斯文幸甚後學幸甚

與林竹溪書

守道拜别四年不能拜一書去年鄉郡教授隆興胡子山送至台翰頒賜三制高文并考工記老子列子解義一一拜領後進事先進之日淺先進淑後進之意深感愧甚矣江閩隔遠酬謝不時邇者竊聞温詔起家將指湖南為之喜不寐以先生朝望之重如此朝家論思日

月獻納不可後他人一節非所以為光華也所喜者長沙距此廬陵纔六百里又嶽麓乃其舊遊頗有故舊使㮚朝至其夕發不旬日可拜見矣翹企以須如此而行竟尼甚矣人生合并之難易有數也其年踰半百不能出仕有列於朝亦無幾時今斥逐未歸故吾猶未失然一番出仕有足自慰者昔於諸老聞其聲讀其文而慕之自分終身無一見之階也乃因此出際遇翁合先識後村先生已為甚幸未幾時而又識竹溪先生豈惟此

出不虛直是此生不虛矣而二先生又降屈年德接引方來昔以為可望不可即者今溫然親我厚我如此某雖畧讀書粗學文然皆未錄一字干求指數而二先生各以大編巨帙見貺益收之為我輩人而出肺肝傾心膽畫一見教此一出也天其有意成就固以此相厚耶莊子讀之有年然以辭旨多奇奥思之不得則又置之故不能精熟及得解義如得老師在坐聽其讀稍艱棘不待問而自告之此書無疑則老列固可類通矣而二

解又至何幸之又幸也要知讀三子之法且知以三子讀不必先須以儒者正説非之此近世諸儒之所未及宸翰冠編端天語極有斟酌三書萬世一遇也解義中時引文軒樂軒網山微意淵源所自可敬可仰力請於上御褒表之手代王言以垂後世則清風髙誼豈獨閩中之為師友者聳動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巽齋文集卷六至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李維瀛

巽齋文集卷六

宋　歐陽守道　撰

書

上徐守書

某於門牆不甚親密然知閤下引誘後進甚有意於其人月閒得所賜書其欲引而進諸講學之列至拳拳也區區心事顧有所言懼閤下以為出位念終不言則鬱鬱於懷不可吐茹敢冒昧卒言之某讀班固書得子貢

之名於陶朱猗頓之間為之喟然太息不知回之何心
固聞夫子之語以為賜不受命而貨殖也則從而甚其
辭曰子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藉
其富饒結駟連騎於諸侯之國充斯言也子貢所為去
跖無幾矣子貢學成而仕將以何為仕而為富一旦至
此是何良心之喪之盡而為聖門之羞之甚也子貢明
悟亞於顏子夫子不滿於子貢獨於顏子屢空對言之
蓋惜其不能忘情豐約之間不如顏子置之不顧有超

然之樂爾謂子貢不如顔子則可謂子貢流而爲跖可乎由此觀之世之欲甚人之罪者固當倒以爲跖何者由固之言雖子貢猶跖也此一子貢也夫子以所見而罪之如此班固以所聞而詆之如彼使論語不傳而固書獨行於世則百世之下其謂子貢何哉夫近利者易汙蒙疑者難辨君子之罪斯人也必夷考其實而深求其心固有心不然而迹似之者是是非非之實正不當取決於衆多之口也往者李侯爲守頗注意於郡計郡

當積困之極侯思有以起之核欺隱去冗費謹司存其迹誠有所謂近利而蒙疑者世方以茍且因循坐視頽壞為當然侯於此時獨用其精明於職業自謂一日必葺而不知或者已竊議於其旁也徒觀其迹則留情豐約之病安得無之然而不可與營私者同年語也春初侯以贓劾去信耳之士為是喧然謂侯漁取於公私不知其幾千萬雖平日素信其無他者至此亦恠侯之為欺侯之平生大敗掃地罪狀至此雖竄且死人誰悲之

而比日以來衆論漸異或曰嘻侯非若人也或曰吾得之今使君矣今使君周視帑藏之虛實亦知前人之受誣矣詰其語所從來久而未之得一日劉君茂中言於衆曰今使君固嘗言之且傷之也嗚呼誰謂世無君子能知人心者乎夫李侯之非貪吏前日通國之人豈不知之知之而忍於誣之者何也侯有以取之也今世之仕欲免於戾則必低首下心於富民則必內交要譽於過客則必同流合汙於趨向不同之同寮李侯於此三

者皆不能而曰吾有信已直前内省不疚而已禍之罹也庸有脱乎漢延壽先守東郡以放散官錢千萬受按於御史内史拾遺出入公府蕭望之之風聞舉職無他意也延壽時在馮翊不能平心定氣徐俟明白乃亦掠治望之故吏以相持由是望之之憤始激所遣御史承迎其意竟致延壽於死前所謂官錢之存否御史初未嘗得其實以歸世皆知為延壽寃之而不知用下抗上固人情之所不能堪也李侯之失葢又有近此者矣聖主

在上李侯幸無延壽之禍閣下對人言亦復為侯稱屈
此州之人以閣下一言為信而悟前日之信之非侯之
惡名自此可洗閣下之公道盛德也夫居今之世隨衆
論以入人之罪易持獨見以出人之罪難畏途險巇語
不如默而閣下言李侯之事畧無顧避是今世有古人
也雖然願有言也廬陵凋瘵之極不幸猶蒙富州之名
民不幸十室九空而公家猶意其儲蓄士大夫不幸洗
手奉公而或者猶疑其攫拏偶有租稅蠲減之請持之

而不下歲羅之數率倍他州諸司緡錢畧無寛假今李侯又被此名以去則是此州果有沛然之積可以供秉麾者無厭之欲也前日此州累李侯他日李侯重累此州支持歲月杜撰空虛之狀終不見信於上下三尺童子妄訾郡事衆聽且譁雖廉如由夷無以自明是於守者受謗無已時也而何便於此且閤下所以能知李侯之非貪者豈謂李侯封府庫以相待其積蓄一一無恙哉特以郡計前此積虛本無可取故也某區區之愚竊

謂閣下乘李侯之後親見受誣之狀恐有當白於公朝者所以破一世厚誣之論塞後人受謗之原不惟一洗李侯之惡名亦使上之人灼見此州之不可為或能假繩墨於方來也夫李侯兩年之政勤勞盡矣積心措慮何嘗頃刻為私家地人固不能盡知猶有鬼神何可欺也一旦得禍至此盡力職業之人將何以勸閣下幸深念之或曰閣下不可言也公朝方索李侯之贓以懲一戒百倘出一言則是為李侯解說以逆公朝之成命勢

且獲罪噫為此言者是公道決不可行於今之世也君子之於人也茍知其無辜未有愛吾力而不之救也不知其無辜固無望於斯人之救知之矣而又愛力焉惟累已之為懼則世之無辜不死而何以也前史所載大壊極亂之世無辜受誣何可勝數一時正人冒萬死而爭之亦安有盡累已而俱受禍者當今世道孰與彼時而須凜凜如此耶且天下事未可知又安知李侯之事上之人無一日幡然之悟也君子惟即吾心義理之所

安而他人則惟私已利害之是計使閣下懼此則雖對淺中之語亦將熟計而不輕發也其知閣下之剛明決不計及此也故發其狂言以備擇焉

再上徐守書

某昨者伏聞台喻以境內旱灾引咎歸已辭避職守朝命未下且有事於雲騰廟唐郡守吳侯之神誠心惻怛憂見顏色千里之民倘免餓死閣下實再生之退竊思念閣下以旱灾自咎豈不謂守臣有民與社念慮隱微

政事臧否固與造物者往來流通而無間歟吳侯之神仙去久矣地有灾旱哀而顧之豈不謂生而守土遺愛在民今受命上帝仍司下土猶得以福澤其境内歟推此言之則我民司牧實赫赫天明命之所監視吳侯之神此一精神也閣下之心此一精神也天實監司牧之心則生此土為此民亦當知有司牧而食息不忘也天禍此土連歲凶灾蠢蠢斯人誰則無罪或者亦嘗隱之於心乎比年以來民之不有司牧也亦甚矣神與正直

人則非之讒慝鬼誅人則右之以赫赫天明監視之所常在者忘德思怨醜辭巧詆民無上矣猶有鬼神積戾致灾以懲罪也罪實懲民而又重為政者之隱憂靡神不舉以為民請命神答閔雨之勤而不能勝斯民之禍也雲未簇而復散雨纔作而倏止凡食玆土未有反躬自咎而戰灼不遑者猥曰禱雨州家常事耳嗟乎灾祥之理渺冥難言竊懼斯民之日入於罪而豐年樂歳之不可期也昔者宗丞李侯之牧此州也葺理凋弊如營

其私撫卹困飢如哺其兒豈無嚴威施彼健猾人亦罔不曰宜若其用心之公聽政之勤律身之嚴則前此閭閻自有公論而未有盡非之者也臨去之日手為祝文以告廟祀曰有得罪於上官決自信無得罪於君父有得罪於豪民決自信無得罪於上天使倿而有愧心愚知斯言之不易出也彼愚何知造此誣詆贓百萬誰實欺君猥曰受賕既鞫不實而一唱千和崇朝通國昔匹婦有寃枯旱三年寃在民牧豈其細故方倿之蒞職也

聲嗟氣歎之間固能動鬼神而轉雨暘矣去非其罪鬼神而忘之乎兩年之間竭其心思手足之力政事縱不盡善誰謂畧無一毫之惠於我民者曖昧疑似之間易以致謗一日别白則已矣而何至以無為有盡如或者之所云今之愚民成俟之罪不愧於人不畏於天矣嘉穀之產以生良民民無嘉心神用不顧神人之道有異有同好善惡惡其所同也罪由一夫罰被滋廣惡氣則然神於何擇揆之人道罰止其身亦云異矣自古禱旱

理究為首決獄致雨究理故也使侯今日為告編户與彼誣者並在有司則當此理究之時曲直亦必分矣彼誣得志慶快歌舞疇昔命侯喪氣無告茫茫造化伊誰能詰候天之定莫知其期痛歲事之不易感仁侯之閔雨測度萬一再吐狂愚伏惟閣下昔者既申兹事於省成命未頒尚稽審覈及兹祈禱似可附於理究平獄之一出意見於尋常探天心於茫昧取彼文致一研究之取彼羅織一平反之使鬱陶昭宣幽枉明白若前請得

報茲權在手即以復命事體甚正萬一朝命尚格或雖
已下而未即至則吾自為理究設也且以回神聽後日
奏請不患無辭感格之實或者此有助於萬一某誠辱
知遇於前侯言似私而意甚公且有感於今之為神明
而受禱祈者往往皆前代之太守也故謂太守實為天
牧民之所宜敬事自非其有甚戚於民者不可使久受
厚誣以逆天心冒昧申言出於激切無任戰栗俟命之
至

賀吳荆溪被召書 甲寅十二月

伏讀邸報冬至日天子召先生還朝為之鼓舞踴躍意者上心真有感於剝復之會亟召先生非直以先生久外而行一番禮數也從來召命有出於常者然其人常人也久外之餘假以光寵而已若其人如范歐陽司馬呂諸賢則一召之後上深有望下亦大有所建明何者賢在用不用不在召不召召而置之於非所用之地如不召也人亦在平素所植立而已世道日汙自宰相以

下盻盻焉以用含疏戚累其心則正君定國於誰責而
可其在嶽麓時嘗為湘士信易大小畜二卦義小畜止
乾者巽其成卦之主在六四大畜止乾者艮其成卦之
主在上九雖出於已見不合先儒然交謂易意似出於
此何者巽之柔行巽入不如艮之堅固凝重此固名卦
大小之所由分也然而又有有位無位之不同四居其
位而巽又陰柔縱小有正救乃臣事之常上非位之所
可拘而艮又陽剛所以動其君之敬心者於此為至故

小畜之四曰有孚血去惕出无咎非孚信其君之至不免於傷不免於懼不免於咎者唐魏鄭公陸宣公諸賢似之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人能使其君尊德樂義委心以聽詔已則道之得行豈復有委曲折旋回翔容與於其間哉阿衡之於湯於太甲如此而孟子固嘗以此自處矣其言此時亦有據程傳大畜畜極則散之語而以見問者其應之曰此義在二卦彖辭中非敢臆説也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自下求上自陰求陽無所待而自進也大畜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此專指上九言也尚賢專指上九愚於大有上九得其證焉向作此義一篇書院㮣嘗申上未知先生過目以為如何今再録呈且以深致區區之屬望也先生為畿漕而供億百需非龘之有不可則寧得罪時相而去為湘漕又不懲前之所以得罪而心所欲龘又力請得旨而後已邸第之書敢於不啟封勢地要人之為人覔舉敢於無所與十數年於外江遠於畿

湖逺於江後進晚出躐先生而臺閣者幾人矣然則先生不以用舍疏戚累其心矣有以動吾君之敬久矣今兹之召四方傾耳以聽嘉謨嘉猷之入告也即日使旌雖未就道想見積忱竭思以俟一日傾吐固已如在黼座之前門下諸生不敢私問而此心拳拳焉自昔人主未有講明性學如吾君之懿者也在廷之臣論經談理動引濂洛每有奏疏各稱先師如此者三十年矣其間之孟子告滕世子初則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末則曰滕

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然則性善之云充其極致固以堯舜其君而起國病救民生皆此焉出乃孟子於滕則有深望矣豈比對告子對公都子而已哉今吾君深知性善在廷之臣蓋亦賡續發明非如孟子為素不知者創言之也然孟子於區區之滕猶曰可為善國今以提封千萬里之廣上臨御久而更歷熟行誼無過德澤有加焉而國脉民命歲危一歲日困一日豈諸公不以大有為者望吾君乎補罅填漏

未了目前推尋病根竟在何所書曰成王畏相孟子道列國賢君之語曰吾於子思則師之於顔般則友之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相至於使君以為師友故如此者獨何人哉人臣事君可俱為王順長息也乎俱為王順長息毋乃所欲非事君人者而安社稷以上至於天民大人遂絶望於世也乎嗚呼此事固在平素所植立平素無以愈人固無以望為也今者姑以財用一事言之自古為國未聞皇皇汲汲於利取之盡錙銖而能以其

國久存者也損上益下漢唐中主猶或能之謂吾君不能賊其君也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孟子之深諱大學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始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灾害並至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此而犯之則引濂洛稱先師皆空談也濂洛先師不以空談遺後人使謀身也上至聰明諸公不得以宫女幾千不可減廏馬幾萬不可損者待當今今民窮至骨兵戈饑饉疫癘之餘戸口不知減幾何矣抑有告上以四方民數之

實者乎其又記去歲十一月為嶽麓諸友講論語末篇之首章以為孔子道堯舜執中之命直至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葢三聖所以執中大意歸宿在此孔子援引不如今人獨舉十有六言也講罷諸友相告曰先生聽此至激發處屢為之首肯嗟乎世未有親遇有道之君而聽民困窮於下者也先生憂時盛心雖在遠外食息不忘今使畢歸奏柄用有階上之四聰四目於此有所寄是以某深為先生幸願之後日國史書先生還朝之日

深言動上心自此大有改為而人於此益知吾君果可與為堯舜如此而追恨前日諸公將順正救之容有闕且深惜先生此召之晚也先生於四方之士奬進甚多某拜侍兩年而知先生所以與之之意特厚聞有召命以來日欲修賀今既後矣輙寫企望之意誠如此山甫補闕㑹莫助之行取何日計必出清江豐城間専當深的祇候攀違伏紙馳情無任依嚮之至

賀吳荆溪再被召書 乙卯九月

其伏自宜春拜別今餘半年掩關孤坐人事廢放惟時東向矯首天台雲氣溟濛之間先生樂古憂今嘯歌於其下耿耿寸丹如相追從五畝花竹豈真滿足司馬端明之獨樂而考亭歲晏細註離騷俯仰六十年文公先生之意猶一日也七八月間時事機括一轉竊計先生行又召矣他日果然衆以為此召也先生必出某曰未也是當徐而觀之廟堂知賢之當召不能必賢者之我從能必賢者之我從者其惟已之進退出處盡善矣乎

唐憲宗欲用李絳則為之先去吐突承璀他日復還承璀則為之先去絳雖用賢惑佞反覆無常然亦知絳決不與承璀並立也承璀去也而絳相世不知其何說如此而欲一世之賢相與從己或者將有難色矣是猶未也帝王宗祖畏相之風上之聦明所知也不幸舊相自輕其望無以養上此心及其去也如奴隸之遭斥逐繼其後者於此勵難進之節則天下事尚可為前輩記錢宣靖對太宗語謂某人實不涕泣又以己之勇退感悟

君心其慮甚遠也使上不畏相虧損威德前相之失可勝言哉而來者又不亟救最是舊相重遭數貴之時可因以進規也相者相也天下人主之天下而相相之一世景象如此上固將惕厲自反惟新令圖豈以可為堯舜之君而直如漢世天地有變四方有事惟歸罪三公而已不此之告而旬月之內弓旌四出謂是足以聳動人之耳目矣正使諸賢同時造朝參錯近列其能真得吾君之尊德樂道而遂有所為乎大臣日輕則人主最

病安有朝奉都俞暮被呵斥如此而可謂之大臣者使其人不足道猶當為千百世大臣地位存體也前相已矣八月以後之事亦可惜哉某奉命承教於君子有日矣意先生必不以八月以後之事為得不以八月以後之事為得則造朝之駕未可期也玆事關係甚重望之於相而不得則望之於一世之賢世之賢善養吾君尊德樂道之心其惟先生之素所蓄積其竊恨僻遠不得拜覲一番出處之盛節辭受之時中而與聞憂愛之緒

諭敢東向端拜申問動息自謂妄見或契盛心秋深將寒台候何似伏惟倍保崇重俯慰輿情其拜侍未期伏紙不勝依鄉之至

答丁教授

王尉便介以珍帖至感慰不可言且承寵教所為令親劉兄景雲說恕一段辨別釋子所云與吾儒異伏讀歛衽為賜大矣獨所録示如心堂記與詩以為出於其之鄙作則前此未聞令親之見託恍然其中何等語耶長

沙去此遠往來假託之徒葢不足怪廬陵數十里間爲此態亦數見矣彼苟可爲利無所不至固亦無如之何所恃亮其平素而辨其是非有如執事者在則猶可以免於大繆之誚而執事不可多得則惟有太息而已記詩云云不足道第有一欲求教者中心爲忠如心爲恕因文立義固無可疵況曾經儒先成說後學安敢異論雖然講學明理而取之字說字說未有一槩求也古云六書造字之本則書固有六體矣六體之中其三曰象

意則止戈為武之類其五曰轉注則因老為考之類今所謂忠恕二字則似轉注而非象意也中心則為忠矣再加一口何以為患如心則為恕矣若亦如也而亦如也若心何以為惹而心何以為悪乎此類於義不通恐不得因一二之稍可通者而遷就為之説也故曰非象意也心上加中之為忠也猶加兹之為慈加禺之為愚加秋之為愁加戚之為慼也皆本聲也加如之為恕也猶加台之為怠加奴之為怒加圭之為恚加巳之為忌

也皆自本聲而轉入旁聲也故曰似轉注也今於轉注之體而必以象意言之則可以為之辭者多矣可以為之辭者多矣獨不念不可為之辭者之窮乎又古今事體不同秦以來之隸非古之篆矣王荆公盡心力為之説不能不小屈於數歳蔡氏兒之問況講學窮理而字畫湊合之是問乎謂元為仁可也或曰古仁即元字謂乾為天可也或云古天即乾字此皆經大儒指出而後學終不敢遽信何者以其他有不通而易以窮也從事

於恕於其義不於其字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先聖之訓
昭如日月别無可疑而猶待如心之為釋也執事惠教
百餘字理明義精姻戚之間亦既得師友矣僭率管見
以為不若更告令親只名此堂曰恕無以拆字為也其
自用之愚如此就使親承令親索記若詩猶將以此復
之而不敢作况能云云如録到之本乎此外如所謂一
團和氣詩亦未嘗聞此題不知好事者何以肯為某代
筆也某素不能詩又見濂洛諸君子好言語氣象令人

取作扁榜殆盡有見告者輒惘然不能答近有索作草亭銘者此話相承幾於近草覔道竊甚不取因告以愛物仁民親親自草而推之之義謾録求教執事一讀是否大概從草覔道㦤恍悟入之見其所不能徇故實之以行葦等語若使之賦一團和氣則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氣象自可説而一團和氣却未能描摹所謂團也執事數百里外惠書論文故

樂於請益竊承將之官玉融一見未期向風悵然令親之先人上舍府尉某在京時畧有一日之雅惜乎至潭不及一識其賢嗣丐為謝之稟復覼縷煩續是愧

巽齋文集卷六

巽齋文集卷七

宋 歐陽守道 撰

序

送倪秘監序

咸淳戊辰春天子趣親秘書監倪公于吉州歸侍講席送客皆有詩某獨無至江亭舉酒爲公祝曰自昔經筵多名儒最盛於元祐然往往未嘗試民事公爲天子牧小民有年矣前日外郡四方水旱盜賊願以上聞而不

可者今談經之次可言也李文靖有人主少年之憂今天子養德東宫已周知天下事然明主有絶人之資則憂深思遠之士反危之葢人惟有所不知一知則惕然以警乃若無所不知則有時無所不玩古謂明主可為忠言亦難乎其言也今之大患在民力竭夫民力竭而上不知恤其咎在上今則不然上非不恤也而不得恤則其咎何在下之情不上達上之澤不下流此如人之身腰腹之間有大積滯壅底焉縱能飲能食而不能化

爲血氣以周流乎四肢百骸也所飲食者適足以增益夫積滯壅底而已矣身有此病則飲食爲積滯壅底之資國有此病賦歛爲積滯壅底之資憶病未瘳也善藥善醫比未猝得亦須知其爲病而有憂焉奈之何無憂之者其家人親戚相與熟視方且以其積滯壅底見於外而枵然大者以爲膚革充盈也而不知此所謂蠱也告其人曰君方患蠱則其人必諱其人無諱猶可爲諱與否在其人愛之者必告之天子與小民接今不得如

國初時矣每大駕出則都人士女盛服靚粧焚香拜於道周氣象熙然太平矣呂文穆公有言出都城外不十里殍死者盈道不可以乘輿所在萬衆走集便謂之富庶也田里艱難為部使者郡太守則知之以嘗為部使者郡太守而勸講則雖無逸之書七月之詩猶未為深切也公必有以為上深言之矣請以是為送公行

送劉雲昭序

劉雲昭浙會稽山陰人也二十年前雲昭之父賓王為

江西縣官官滿館於廬陵大家殁不能歸塟故雲昭久

客於兹土今年科舉隆興會府試遊學士往赴得之賔

王文詞有楚詞漢賦韻度清麗可愛既無禄雲昭子然

漂泊其不舍去詩書轉徙就他業固已難矣科舉中選

於數百人中又甚難也賔王殁時寧望其子有今日哉

雲昭之文可以取一第而無以行若使身爲吾里士着

之人猶有貢莊續食之計而鄉貢遠在會稽吾里人罕

與接者若昔乃父所館之家縱助薄少亦安能盡給千

八百里往返費哉雲昭來訪色若有望於予之一言者萬物皆有託孤雲獨無依雲昭之名與字使逢靖節翁徒能悲慨而已予又安能爲雲昭重雖然世固有輕萬鎰之金而好一士者顧其人足以當所施與否國家立賢無方浙東之人舉於江西如雲昭者無幾身之空乏所爲之拂亂亦甚矣天意其將就之乎一舉發軔前有脩程雲昭勉之當其人貧賤而施恩於無用之地則必負知人之鑒者也徒手姑出門宜有慨然者書以遺雲

昭東南行有峻峭倚天曰文山山中主人一字特出向人曰必得千金則一展看又勝於衰翁此紙百倍也咸淳丁卯十月十七日庚午巽齋歐陽其序

送梁主簿序

梁君一清礿調官得臨武縣主簿將上來别而曰介也昔在父兄之側得見里之老師名儒從吾父兄延致者若干人次第皆成名去而介乃學試吏當其留吾家時固未嘗講及吏事今欲問之無所於問矣獨先生家食

介也嘗望顔色而恨昔者不在執經之列也敢問爲吏
當何如予告之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世之吏師
號廉平循良有政事者其初皆由小官發迹當其爲小
官時豈人人有所受教也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
不遠矣此十四字者初學爲吏之本主簿本職雖專在
簿籍升降户口勾稽税賦然縣官無多員旣佐官長則
縣事凡皆與聞矣事民事也每事心誠求之而已吾子
其母曰未晓吾子居鄉里鄉里之細民休戚何嘗不接

於耳目乃若産稅推割之不時輸納銷注之不謹重催
白取縣吏鄉胥出沒賣弄於下而有官君子漫不之省
書字紙尾承符者持去所至雞犬一空拘繫其人旬月
不得脫號訴若罔聞知今歲甫了來歲如故甚者不家
破身逃不已吾子所親見若闒者何限此弊雖不皆主
簿主簿獨得不任其咎哉此特言本職事又如邑以多
事分委其佐佐既受委訟牒至前裁決得專者十四五
民不幸有訟望有官君子持曲直之平而曲者卒得逞

直者卒負屈甚者民命生死懸於小官之刀筆一誤終成大冤吾子所親見若聞者又何限吾子雖今日甫爲吏竊想平居於此惻然哀矜怫然疾惡之矣人之受害與已之受害一也異邦人之受害與已之鄉里親戚骨肉之受害一也平居之所哀矜之所疾惡今日惟恐人於我受此害惟恐我貽此害於人而每事盡心焉如此而不得自附於廉平循良有政事之吏吾不信也如此而不得見知於廉平循良之吏吾亦不信也臨堂桂陽

之屬邑由漢至今多賢守長遺事有傳可爲師法民淳朴有古風而閒其多貧薄少大家吾子雖一邑佐其亦深念之夫初試吏而有賢名他日何患仕之不進令如爲高者之操基址堅密數仞可也詩曰自求多福咸淳二年秋八月二十七日廬陵歐陽某序

送王保義序

昔漢王仲卿得罪死妻子徙合浦其後當國者白其冤徙居許歸太山居故太山太守爲盡贖還田宅其未歸

時已爲富人捦合浦產珠手取得數百萬產也今保義郎王君豈其苗裔歟何其坐父謫徙十有餘年雖究白而一貧乃不自振也據其自云父諱顯文登寶慶丙戌第仕至監左藏庫後坐僞銀事竄平江妻子得從行田宅皆没官此年昭雪而左藏亡矣君故以祖澤得武爵今雖叙復而不叅注奉其母之四方幸父故人哀已者偶在當路則就攝官以苟微廩而又苦數奇往往席未煖去近之廬山持古心江先生書過予予讀之惘然思

所以為地而不得也君亦知予思爲地而不得非夫可以爲地而故不恤者留數日别去因問其所居鄉里則故括蒼人而父始家天台城中得罪時身年幼今不復憶天台矣因告之曰君盍迺邐歸乎易曰傷於外者必反於家詩之黄鳥曰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君之宗族雖非其舊而天台今有名世大賢予嘗事之江湖間予觀其所至恤貧拯困爲民父母君若歸而以此情告安知此先生不慇然爲君地乎君先人

所坐事予不能知其詳徒據君所云如此予猶未敢輕信故亦不欲以此先生氏號告君也君果家天台則歸當自知之而此先生必熟知君家禍之首末出予此序以呈萬一有遇也予不敢預必所知者此先生不忍人之心葢所在見之矣寶祐四年五月十五日廬陵歐陽某序

劉大臨序

永豐劉氏子粲入郡城從予學遂寓於予屋之左為鄰

三年其字大臨子以為取義無所欲與更之而未暇為説也今以其邑推排田産賦稅而歸別且請曰先生何以教榮榮畢事而再來須數十日今願有聞以為此數十日之所請事予告之曰大臨爾數十日即田産賦稅之推排而學焉何用置此而他問乎且吾子家有常産而歲收與輸官一惟幹僕之委負篋吾門曰讀書而已焉有讀書而盡付家事於不理也年今長矣學理家事則他日舉進士可以居官安知吾子不有四方之役乎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田產賦稅民事之大者也今之奉州家檄推排於吾子之鄉都者亦吾子之師矣何事非學師安能一一指教儻有志焉則畝畆閒若等第若丈尺者吾心目當用之處吾見今之稅家子弟但知食粟當其逸居固不足以負荷先業偶然出任人事茫無所措此等可憫笑者何限吾子勿謂今日辭我而歸收束詩書便無日益合念若曉推排正一大益也吾子累世田產想賦稅皆古額無甚欺隱漏落之弊如其有之從

今日得一番公私分曉乃是爲良民者之幸官若有命宜敬聽焉勿以爲厲已也然吾子未嘗經歷人事此歸得了自家可矣毋與他人若與他人則已所不能必納敗闕謹之謹之歐陽某書

送黃信叔序

新昌黃信叔與予處數月予日與之言予能言信叔能聽信叔能問予能答殊相發也將歸又請曰願有聞予乃恍然不知所以告信叔戒僕束擔矣以予之不知所

以告也復留兩日以待予卒無以告也則謂之曰子知予之無以告者乎予前者有知令者迷乎予前者能言令者瘖乎夫子駭於子之問故重其告重其告故卒無以告雖然子以予之無以告者熟思之當賢於有以告也前日從容之言皆即事即物也故言終日而不窮令日不就無事物之可因而欲特言所未嘗言以庶幾㦸子有所得而後歸之望嗚呼其何言哉孟子曰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曰伊

尹居畎畒之中樂堯舜之道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聖賢所謂道如此通天下愚夫愚婦與知與能未聞他有所謂道一二人可以特相授受而擅之以名家也前日鄰邑有其氏子者過予坐甫定則談理學出入乎儒先語録者葢數十氏予不應徐語之曰子若生濂溪周子之前則如之何夫生夫濂溪周子之前者世無語録也而如周子者得於何所口傳耳授哉二程知之故皆終身不多道周子之語而學其所學卒以大合周之得

爲周程之得爲程者如彼也今吾子生語録之世一出言則本語録豈徒不得爲先儒將不得爲吾子矣何也并吾子之身心皆非吾子所自有也若然者吾將名之曰巫覡之學夫巫覡託神以與人言不知其爲神爲託歟抑託於神歟俟其神氣甦醒而復問之則曰吾不知適何言矣故身心者我之身心實知實行實得實用不如此者託於人與爲人所託者也自唐而上若晉若漢士之學雖各有獘然其爲之也亦各盡其心思猶未至一

切委其口耳於他人也今書肆之書易得有銅錢數百即可得語録若干家取視之編類整整欲言性性之言千萬欲言仁仁之言千萬而又風氣日薄機警巧慧之子所在不絶產被以學子之服而讀四書數葉之書則相逢語太極矣自先聖所删定詩書已有置之不讀葢無問其他而理學自命者簞食豆羮見於色可也乞墦餘而歸不羞其妻妾可也殺越人于貨可也嗚呼其不為俗化一大厄歟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巳今之學者為

人又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予之不敏不足進於學而不爲已躬行亦竊恥之幽居少事時自循省平生罪悔往不可追獨幸而無目前之過則掩卷沉思間亦窺見天地聖賢之心於言語文字之表若收拾餘年稍不愧於三代南畝之民則幸甚矣學不敢言也信叔不遠四五百里從予於桑麻間坐卧一室書卷左右與同舍言惟存寄食於吾厨羹藜飯糗或日昃不至相與安之破屋穿漏值半歲多雨几席沾潤無

厭色此意豈有爲哉親命之歸則惠予詩依依而不忍遽別予亦爲之黯然嗟乎子歸矣有吾孔子之書在以予覯子既有意爲己躬行者即此而加之意焉將惟日不足而又何異聞知之於其行也姑書所與語者以贈而其中偶及於俗化之云云者吁言人之過矣然吾黨不可以胥溺故私告及焉而幸勿以示他人也

贈鄧山人序

古人制祭祀之禮其初必有深知鬼神之情狀者不然

則其所薦於其所嗜其所向於其所在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而間有出於事生事存之外不可盡以事生嗜好居處推者夫豈意有所則哉廟之用爨與求神於祊之類是已鄧慧觀至人家輙能見人之先靈予欲驗其信否一日試與俱往七八家無不見者其言丈夫之位行婦人之姓氏與其容貌衣冠言笑教戒子孫聽之未有不泫然者也至於教戒之辭則率為勸善禁惡之辭人有隱微之惡亦能指實明告責以不可滋長以

取譴造物妨絶宗祀則未有不聳然者予問慧觀何以然所傳何術曰安得有術他人不見而我獨見正自不知其故耳人屈之往亦殊不樂與之錢亦間能辭不取自謂居家耕田爲業不以此爲利也又問可授之子孫乎則茫然曰予何説以傳之嗚呼予觀慧觀樸甚言語拙訥字文亦未盡通參之漢書所謂民之齊肅聰明精采不貳神或降之聖人制祭祀則使爲壇位者皆所不類而能如此豈樸於外乃所以爲明於中乎呂雉田蚡

將終皆有視鬼者見趙王如意竇嬰灌夫執之不置與左傳載申生事同彼則屈也非慧觀比石勒時有僧圖澄掌中見鬼神慧觀或似之其命名曰慧觀豈佛者之徒與是皆非予所知惟其語可聽使人凛然思鬼神之德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則一念之動戒謹恐懼而不敢肆可謂有助於人而無惡於世矣其歸也爲序以贈之

贈福上人序

福上人以竹房吟卷示予而問曰予從士大夫游多言僧詩宜脫去蔬筍氣君以爲何如予曰此評出於吾家六一翁雖然前爲惠勤一人言也勤捨孤山西湖遠游京師久之其風味固應有此亦不謂僧皆當如此也詩各從本色自佳今使山林高人强說富貴豈惟不能亦不願若紈綺子弟作窮涙語縱使道得亦料想也蔬筍僧詩正味何必他脫去耶且非特僧詩吾輩正患不蔬筍如蔬筍其何潔如之屈騷蘭陶詩菊讀之直作

蘭菊氣亦各從其嗜好發出也絶頂新秋之章僧家絶唱福上人既摘竹房二字自號矣予讀卷中山宿溪宿之作便恍然如身歷其間而上人能道者予不能道也使上人遂得翠微深穏處宴坐一室而塵縁酬應之作盡罷則髙標幽韻豈特傑出四五百年吟僧向上佛祖當别有㸃頭處也寳祐五年二月六日廬陵歐陽某書

劉山立論藁序

月磵劉山立少即負文名三舉而後第時年三十有七

赴官未幾死可謂淹場屋矣如其年仕日固長也事業竟不及見獨平生遺藁在此其論也君精敏絶人而自視欿然與古潭湖伯两友一日共說大學首章覺小滯两人同難曰年今幾矣學不進奈何别半月餘復聚坐甫定即舉前語色皆若有大失亡者白鷺洲初築精舍古心江先生謂已第而未仕者盍俱來君虚心歛容遠袖書至又如弱冠少年作拜講下惟恐不得有聞也予時亦與列每竹閒月明對語過中夜無寐時精舍器具

皆未備日或索杯水不能得相與安之君至期至意緒殊忽忽謂予曰科舉累我久人生得婆娑林谷貯滿腹書足矣何用他求嗚呼君所志如此撫此藁如之何不深爲之悲歎君長予七歲君名起時予每讀君文不知君何友他日君辱友予見其身自損抑乃知君之可敬不獨其文也君之子翔龍若族諸弟皆從予游而翔龍前年薦於漕闈其爲人庶乎肖君者其於遺藁知所收拾此編外他日十餘倍也夫此固爲人子者之事然予

每見此而多所感也嗚呼山立幸哉山立諱南甫家吉水永昌鄉是鄉多其徒云

贈了敬序

往年予長嶽麓山中碑十餘尋其差古者其一李北海開元中為僧寺撰其一記國初初建書院忘撰者名碑言書院乃寺地有二僧一名智璿一名其念唐末五季湖南編户風化淩夷習俗暴惡思見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類凡所營度多出其手時經籍鈌少又遣

其徒市之京師而負以歸士得屋以居得書以讀其後版圖入職方而書院因襲增拓至今予讀此甚善二僧之用心與予同讀者乃笑之若謂此碑爲不足存嗟乎自白鹿洞諸書院經近世諸大賢主張扶植必推本其初爲何人之居出何時之意後雖有述而始作之善不可沒也智璿若其二僧者生於彼時同時有位與力過二僧者何限彼不爲此舉而此爲之豈不大可嘉哉獨以其僧也而令置之不道其亦不得爲公也已吾州萬

安縣有僧寺在韶山曰了敬者前太守於潛徐公靜觀先生書雲壑二大字遺之其徒目爲雲壑上人邑之聞士頼子平劉元芳與上人爲方外友而上人爲之築讀書堂於寺之隙地求予書堂扁不遠二三百里而來留十餘日而不厭此豈尋常僧家干求所可比惜予不能作大字書岳麓故事遺之上人有詩質予其言心性多先儒語録中語然則築堂之意固有在矣

贈郭元吉序

鄭季咸善相人而旬日之間見季咸者皆走何必季咸曰某人死某人死而見郭元吉者亦走矣郭精易不幸屢中然走者亦可笑古人云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范文子祈死哭嗣祖者以其死為福吳中高士至求死不得死政自難彼走者獨安所避死小人幽慘不自知我歌相鼠不遄何待君子聞道於天順俟不貳其自知久矣奈何以此懼之管輅嘗恨不壽景純臨卦得終卜人者不自卜予將夢豫且焉元

吉聞吾言變色起子拊掌曰季咸走矣

送陳駐泊序

今之醫不知古有難經素問者十之八九陰陽五行之理蓋懵然矣藥方不過數十藥品亦不過數十視其籛之所有顛倒用之幸而求醫者命不死為醫者命當通則如是亦足以愈病人隨聲稱道之其受誤夭折者無數曰醫何罪彼命盡也醫既自恕人亦無責子嘗見一人求醫醫至不肯用或問其故對曰彼未必善醫而我

善相我見其面有殺氣不敢於彼手納命也噫醫不知脉不知方而求愈人病於幸中此手不持刃之屠伯爾竊意世之志於活人者倘肯為醫必多讀古書而多讀者必山林之士予不敢以此望於廛市閭也安福陳濟庵之為醫近諸公閒多稱之者前年親見其療廬陵宰蓋其病數種若不可為君曰不可惑也吾療其一而已矣其一愈數者牽連皆愈予亦以予病問焉君曰證頗與宰同然子將對一證用一藥耶若爾吾不能吾又療

其一而已矣少頃藥力至常脉復瘳者固瘳不瘳者亦瘳自有同時俱愈之理而子不知也予心是之及效果然君之用藥不盡守古方或損或益惟意所去取而告人則曰古方無不佳者然人各一病所感不同病或久近傳變復異使古醫在此亦必隨時處之安得以瘳甲瘳乙哉是大有理比薦與一故人其人平安無恙隨宜酬待之未甚異之也會其族一婦人病死將歛矣遣往視之君曰一部脉猶活未死也與藥灌一服而甦家人

大喜將以厚禮謝之君曰未也可活數月然須市藥脩合及時亟救之少緩則前病再作無如之何脩合者不盡如君説活僅六十日予故人告予以為神咸淳五年十二月初七日廬陵面墻翁歐陽某書

巽齋文集卷七

巽齋文集卷八

宋 歐陽守道 撰

序

清溪劉武忠公詩集序

百年來中原故家家長沙者頗多予雅好四方之文獻比雖幽居南嶽之麓而美人勝士不鄙訪予者亦相踵至坐甫定則必敬問其先世想喬木之所在動黍離之遐思往往酬接未竟繼以悲歎嗟夫予心猶然則夫僑

寓者子孫之心豈相遠耶寓劉陽縣有曰劉兩府者謂紹興功臣武忠公也公秦州人其元孫坦示予以神道碑與公清溪詩集神道碑洪景盧撰予三十年前既讀章茂獻所作公傳矣碑傳詳畧小異而大槩予所知也惟其詩集則見昉今日葢公之生不幸姦檜用事才志抑不及展順昌之戰勲名甚盛然在公猶毫末爾後遂韜晦自全詩酒間功臣至此亦大可悲矣集中有讀郭汾陽傳四絶者可見其情也餘二百餘首或愛其幽淡

閑雅有塵外趣叱咤雲雷之勇為吟弄風月之歸如出二人以予觀之此蓋公平生兵法也決機兩陳之間力不敵則寧使敵易我在順昌時使人以太平邊帥子誑敵者乃公取勝之第一籌也後來不幸遂當以此施之於檜我之氣吞讎敵不可使烏珠知之亦不可使檜知之烏珠知則敵堅檜知則身危兩當愚之而後可檜方喜其易與曾不知正墮術中也此英雄所以高人數等歟檜與國牢乃使元功宿將以烏珠待已國事至此

尚何言哉百年之後予乃讀此集而歔欷公乎有靈毋謂世無識此心者

陳舜民詩集序

天寶後詩人好為愁苦羇寓之詩吾家六一翁載此於五行志以為妖五行志志災祥多矣詩亦有關係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氣之所感作詩者亦不自知其然也陳君舜民工詩工且富工不必富富不必工陳君兼

之予恨不盡見恨不盡識諏之知詩者一口曰舜民詩平易自得噫亦所謂治世安樂之音也予獨為舜民喜也歟聖代累世之澤沈浸醲郁齊民飽食以嬉而才且秀者彬彬輩出作為詩文前代詩人或曠世間見纔以一句一聯一篇稱而今以詩鳴者往往精到當其得意自許亦何啻家蘇梅而人黄陳也視唐天寶以後詩人氣象何如耶平易自得如舜民詩亦可以甚幸其所遇矣詩之為詩既可以觀所遇又可以占方來宜吾於舜

民甚幸之也昔邵先生字堯夫自集其詩曰擊壤微五聖百年太平之盛無此集也詩人謂先生字堯夫而集名擊壤嘗有先生全道總無遺之句堯夫已矣舜民詩何以之名

送譚道士歸湘西序

予欲與道士譚君享夫言大學旁人得無怪予矣乎噫予可言譚君可聽也君昔學於孔孟去而之老莊其之老莊也視老莊之徒不屑也則將歸而之孔孟自其末

歸言之當名君為畔雖然李陵晚年倘不手循辮髮曰
吾已變服不堪再辱則隴西諸族其終恥之乎夫君中
去而之老莊其心尚諒也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
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前日蓋
未知止爾若知道至於孔孟止矣君復何之惟未知止
故以為廣居正位大道猶有外也出而求之此雖前輩
間亦不免而終以畔坐享夫君之今日真可與為吾黨
矣蓋既出而求之無有也則其歸心純一無復外馳靜

安處得君雖老尚可望也夫今之為老莊之徒者又不得謂之老莊宜君之不屑也君浮游四方多識前輩今還長沙寓城中壽星觀則數涉江訪予於嶽麓書院其言曰予嗜讀書然自為道士力不能養一僮故書亦不自隨隨寓借讀而已今老矣勢不能復客於諸公惟往來書院聽講論之餘亦足以樂也而數涉江良苦願為我謀之予曰予安能為君謀君盍往告漕帥荆溪先生乎書院之左萬壽道宮在焉書院新闢一逕直蒼莨谷

以道宫之在其上也名其逕之亭曰歸儒於是數月矣君若老於此宫而𢡖此名無與彼事而惟此名之思也亦足以遂君之志矣道術裂二千年將合合必自兹逕始寶祐甲寅夏六月哉生明廬陵歐陽守道序

進士家狀籍序

乙巳秋八月望吾與友步月至郡貢院至東門天闊月高夜色如晝風從西来古木撼響相與席地而坐感念疇昔話裹飯待曉時事提筆鏖戰猶有壯心顧謂予僮

歸取酒來予當醉此明年今夕此地為他人戰場矣酒至飲數行月色正中譙樓三鼓望數十步外有一人若攜文書以來誰何之不應犢時相傳貢院有神頗現物怪予方心動攜文書者至前揖指予餅曰能與我共乎則酌之飲又指貢院門曰何地無月而飲於此予益心動則示予所攜文書曰此為明年進士家狀題名籍日吉辰良為我書其首我挾筆在此矣予索筆問曰子氏名可得聞乎曰予即劉寶臣也前歲題名籍首君實書

之是歲得儁甚盛願修故事予於是釋然笑曰別予久不相憶予幾嚇我抑予初疑予鬼神予是籍必靈取巨觴滿引戲祝寶臣曰願予神相文盟此籍收拾萬人英此籍得人予亦榮子効其勞相之成名人之謝予曰旨酒肥牲寶臣擧酒曰敢不飲此以從君祝於是各大笑去

雲萍録序

安城蕭正伯以雲萍録求予序予告之曰雲萍指暫聚

忽散言也君行四方與誰游居是録所題為誰姓名王公大人不可以雲萍比也當君之世數十年之内彼自非有大進退雖遷除不一亦隨其遷除而有常居君不欲見則已欲見則往即之豈望其與君他日相遇於南北東西耶然則王公大人之姓名不必録於此録於此者其必班荆而坐傾蓋而談者也布衣之士未甚知於當世其中多有人焉君幸而識之則當謹記其姓名以觀他時之所立雖然亦豈無晦姓名而不君告如史傳

所謂某處丈人某處老父某處耕者釣者樵者負者乎君將何以録之嗟乎予甚欲君之多見斯人也

贈周生序

吾鄉有為儒家製冠者曰周生繪楊誠齋東山二父子像而日拜之古心江先生來守郡非有私恵於生也先生去十有餘年生每語及之則聳然拱手起立予數見之矣未嘗曳跲而語先生也康敬齋之塋予實狀其行以告古心求銘生得而讀之慰甚在敬齋墓所向予磬

折不能已生也豈非民之秉彛好是懿德者哉觀生所好知生所惡也所惡生固不言也然而其人不在生所好之列是不言猶深言也生製冠以給朝夕無贏餘之求其心閒而不亂故好惡無私推其向背有見賢思齊見不善而内自省之意焉他日生求予詩予作君子正冠三章以遺之其詩曰君子正冠聰爾耳兮爾耳不聰易人之臧否兮冠者爾聦兮君子正冠明爾目兮爾目不明易人之慝淑兮冠者爾辱兮君子正冠公爾口兮

爾口不公易人之賢否兮冠者爾醜兮生所居去吾家五里而時一過予子未易得此於生也復為書此嗚呼予至於懼生之好予不終則予之兢兢甚矣

送歐陽山人序

卜地塟親人子大事而儒者與術家所云或不盡信近世朱文公獨從之至於江西業此術之衆則又奏之奏疏其於寧親壽後至拳拳也妄意富與貴於塟親之時是誠何心然使體魄得安子孫綿遠則非特存者此心

逝者亦此心也盡存者之心體逝者之心猶恐有誤如之何而忽之予同姓賓鄉家同邑之宣溪益刻意於此者暇日來訪與之周視先塋訖事言曰君家子孫貧賤無能愈於今日若節春秋樽酒貳簋展墓而返則亦世有人也予謝曰得此足矣別去書以送之

送劉雷震入太學序

予行次東岡友兄劉成季為予言監補榜至同姓復可令以雷震名中選矣復可赴試時過予而後行令聞其

中喜可知也復可未歸予蜀成季家三日今日過復可
叔祖叔秀則開復可在吾郡城中矣吾與姪演如潭不
能待也復可向蜀吾齋日久今將入天子之學愛之能
無告予十餘歲時受書父兄之側則知漢董仲舒所謂
太學賢士之關矣心以為太學所養必皆天下之賢士
甚向之後見唐何蕃正色叱六館士何為蕃者一而蕃
之外如彼甚矣使人為縫掖短氣也然則我朝之學果
有異於漢唐之學乎唐如彼漢仲舒所云又方言之而

未有其地與其人是千百年間使人望於太學者甚輕不輕而重則予於我朝望之切矣然三百年間士之出其中者又何可以一言斷是太學不能成就天下之士士之有成就必自愛而後可向時予數故舊在太學間謂予言齋舍讀書之暇甚少予駭問其故曰讀書毋於齋舍乎望也四方望京師遠者數千百里廬陵非甚遠猶千七百里每一往返費日盈兩月矣至而留焉有應試之費日有謁報之費日有游宴之費日應試强於師

者也謁報游宴強於友者也三費日之外澄心靜念以
親書卷者無幾然而不得親吾聖人之書而不得不親
所謂時文之學者又十分常七八是豈吾所願學哉不
可以已也予聞斯語而悲之今復可年甚少讀書無已
處而在復可則如食方舉匕時也日力奪於彼得無憂
乎雖然在人而已應試不可以已此外掩關安坐惟聖
人之書是親又誰得而奪之天之賦人以才將以何為
忍小用之是自賊也太學造士之法今固不古然原國

家立此之初意豈使我取聲名得官爵而已哉負國家立此之初意則又不特自賊而已是將使國家遂無可恃以造士之地其罪何如哉予愛復可以少年而入此又懼復可萬一為此奪不得終其慕向實學之本心也偶留叔秀小齋案上有硯墨筆紙故書此寄才甫兄弟使候其歸而以送之以見予區區愛助之心焉

送卜埜者覃生歸寧都序

程子言親有疾委之庸醫為不慈不孝夫人子不可以

不知醫而親沒卜葬其事尤重委之庸卜可乎朱子謂古人葬皆取決於卜今人不曉卜法只得從俗用術家擇之愚謂術有疎密擇葬地而術疎猶之庸醫也醫不皆庸因一庸者而盡謂天下無醫不可也人子當知醫此語有二義證治畧通大概不致為庸醫之所誤一也業醫者不一平日與之接識且以所見聞酌量其高下二也不幸親沒而葬所用術家亦猶是矣古人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況安厝之所而可以容悔乎親存

而安其體親沒而安其體擇醫擇卜求安一也嗚呼人子當親安時誠於兹事諱道不幸有變親友各薦所知雜然至前非能知其所使也外惑於薦者之所主内迫日月之定制而所謂地理又非已之所素講求其不誤難矣哉覃雲甫之術後林先生李侯敬愛之甚於雲甫無一日之雅幸而得之以安予親者侯之使來也侯之學無所不通雲甫受知於侯則所挾可知矣雲甫非借侯以為重而其又非徒信侯之一言者聽其議論觀其

指畫有契於人心而又感其為予盡心也於其行也序以贈之嗚呼予衰絰中敢文乎哉然亦告夫不幸有親之喪者知吾雲甫為可信而重思古人必誠必信之說而已淳祐已酉

李氏賦編序

國家以科舉取士士不為舉業者吾見罕矣苟為士則學所當學日孳孳以終其身今移孳孳於舉業於身心則無得於天下國家則無用然而士不敢不為者勢驅

之也予昔時從事於此未嘗不自笑也以予之心度他人之心知凡為此者通病之也況詞賦之為技視他文尤難精曠旬月而不習則他日抽思良苦他人之已中選者不時取而讀之則無以熟有司之程度常讀常習以俟一日之試幸為有司所中則緣一句一字可以取時名享祿利令之甄拔人才固在一句一字之間也古者人生八歲入小學十五則入大學士以此自進於聖功而國家以此得王佐令八歲則習聲律對偶

十五則問場屋得失矣嗚呼科舉之害千百年未易議其革也士不能由科舉則所謂讀而習之者亦安能自已哉李君編所謂集賢賦實以資同業者讀習之助也其編始於今歲推而上至端平甲午繼此皆以日月相次凡省監郡邑學之所取皆在焉魁文録其全篇餘則各韻各對擇其善者其用工斯已勤矣同業之士得之足以省節録之勞而他有以用其暇也歐陽文忠公嘗言士學聖人之學遠且大而用工多則聲律之精當有

所不暇必有用心精者若櫛之於髮績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使學之者有以取焉而得暇以事其所事善哉言乎公所言者聲律也李君所編聲律之文也故予竊取其說以序李之編

吳叔椿詩集序

近世文慕古而詩尚今其曰古詩學漢魏晉宋體爾餘皆唐甚者專主晚唐未有以删前詩為詩也孟子直謂王迹熄而詩亡今乃所主如此詩與非與予資鈍而不

耐勤視世人用工於文者十不及一至於詩並其一之
工無之詩家不知其幾千百予不能成誦一篇也案間
有詩集豈不展翫然視詩如文視文如詩未嘗用詩家
法尋其所謂鍛字煉句者惟意思暇適命兒童善抑揚
音節者雜取國風雅頌歌之間與相和當此之時胸襟
悠然有不可名之樂視世所謂詩人苦思得句而後自
快者予不與易也然則予不作詩而固享有詩之至味
矣譬之金石絲簧雅鄭之樂皆所通用予直質桴土鼓

不惟無所好於鄭乃並與雅不與知然蕢桴土鼓豈胸中無樂者所能與哉吳君叔椿之詩亦予案間之所展翫也叔椿留意此者其得詩家法非予所能知然喜而賦憂而賦凡有所為而賦亦各於其性情之所感何必曰此為漢魏晉宋體此為唐體耶予識叔椿而未及深接聞叔椿居家居鄉一二事大抵近厚今年有甚德其父君之賢者為予極口道之叔椿之厚固有自來夫厚詩教也世於詩或刻深然亦象其為人人而厚雖不為

今所謂詩而詩之本具矣叔椿没其子某裒其故槀得若干首藏之而屬予序夫予非評詩者也而妄叙其意如此嗟乎某也其無以予言示之詩家乎哉寶祐乙卯五月丙申朔廬陵歐陽某序

巽齋文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巽齋文集卷九至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李維瀛

巽齋文集卷九
宋 歐陽守道 撰
序
送王槐城序
國用分教古洪借其姻家吳氏舟以往吳氏舟峽所造
盖送太守還者也國用登舟于送之國用視所攜具不
能稱舟所容之十一而悔曰吾何為借是吾川行五百
里爾而僦師櫂卒之費為錢六十千又懼舟之太輕反

以取危也則取凡重滯之物實之而後敢行予謂之曰君獨知借舟也乎官亦借也物以舟載猶志以位行也世之王公大人志不足而位有餘者甚於君之借舟幾倍矣而未嘗自顧所有不能稱位所容之十一也君舟之虛費君自任之而悔彼位之虛費國任之民任之彼豈有悔也乎彼又豈懼位為人不稱而反以取危乎故愚以謂道足以福天下然後不可以無公相之位澤足以被郡縣然後不可以無守宰之位借彼之官行我之

志不可以非所借而借也如君者借舟則已侈借官則已廉以君之材而收科十有四年尚方再為郡博士郡博士名雖尊所職不出乎諸生之課試其於千里政教之大者了無與也然以其借之廉也故旁觀為君屈而君無愧顧君遂以借舟推之益拓吾之所行而不使他日有虛位且不以虛費累國與民如今日之於篙師櫂卒也位與人稱而不取危也雖貴極人爵可以若固有之而孰以虛借罪君乎雖然尚有說以進君舟以載物

也既登陸雖量容萬斛吾不顧矣世豈有愛舟而不忍舍者位以行志也志以行舍位而去之古賢皆然也後世則有得位而不肯釋者焉何哉彼不識勞逸也量容萬斛之舟雖安吾以行川故用之孰與吾平地宮室環堵而尤安也貴窮人爵之位雖尊吾以行志故藉之孰與吾不願乎其外者之尤尊也士有行而至欲得位也猶其欲得舟也在舟勞舍舟逸矣然則他日幸而志行軒冕猶足久戀乎哉噫君方為郡博士而予言及此亦

可謂早計也夫

送趙仕可序

予友趙仕可為宜春獄掾旬月必有書寄予其推鞫判擬聞於獄成録其副與書俱至曰某於職事盡心焉耳矣求以無負夙昔之所聞而俱未能也予讀之見仕可不負掾宜春之獄經仕可手者其庶幾不冤乎仕可父在時多施藥其傅杖瘡者藥至痛止所居近縣破膚流血者日扶曳其門仕可登科人多稱其父陰德之報予以

詩送仕可與新昌尉首舉是事告之曰爾父愍人善心如此今爾居官一箠撻可輕用乎仕可服而行之今為獄掾能以忠懇得囚之情其為奸欺者其聰明亦足以察之予愛仕可之切吉袁間人士往來予未嘗不問告予以仕可所為者無異辭也袁人知仕可從予學仕可無怨於袁人予心亦稍慰矣然仕可雖宗室子發迹書生一寒無援家又無升合之田居官得俸入纔支出官滿日歸依然故貧數其登科之歲於今且十有四年其

不能無望於寸進固人情也故書來時時相訴以脫選之難而頗有望於衰老無用之人以為是嘗有列於朝在廷諸老與外之州收侯伯或頗有雅故可以吹嘘而薦送之者求一言以轉道姓名與其平生之志業噫仕可求於我疏矣以予之生硬崛强使向時不俛俛際遇特恩改秩則雖以一階初品没予齒可也曾是不能自為身謀者而能宛轉為朋友覔舉狀乎且予豈特於此不能哉直甚恥之已之所恥亦願為朋友惜此恥官可

不改而俯仰歸投不可為也國家立法選人必受舉而後改官所以厲其職業服勤所事求為可知也如舉狀必待求而得則亦不足貴矣予以是辭仕可甚峻而勉仕可愈力仕可之季弟良可告予曰先生之訓正理也顧今之求舉者滔滔皆是前輩文集中為人作求舉書者多矣世皆不以為罪先生若為吾兄才不足以字民則豈惟不當改秩雖令獄掾不當為也吾兄之廉勤明恕先生知之矣使少進於令濟人及物之心事又將有

所施忍不借一語之助拔而出之乎不然其猶慮吾兄之易所守負所學以辱舉主乎今者吾兄使某請得一書以告刑部文郎中也刑部甞知吾兄而獄官正其所隷此書而不與其兄弟其何所獲罪予無以對雖然予之不能為此書不可強也次序其語歸之仕可使緣為書以請焉仕可可舉之此在文君而非為僭也不可舉而舉其不肯也可舉而不舉其不忍也餘則非予所知或者文君方舉官猶有待於他日也予固欠文君書隔

歳者負罪放逐之人不敢以書入國門爾

送鍾煥甫序

永新鍾君煥甫訪别問所往曰往見宏齋先生葢聞先生教人使之自見本心其著之於講説甚備而予猶謂不端拜座下覩先生之光明無以發我心之光明也我之望於先生大矣予驚曰光明在子乃欲覩先生之光明以發已然則先生之光明子不有以受之耶夫發在先生而受在子然則受者為主也子於受時觀之此即

子之至虛至靈至光明者也太虛之中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先儒謂月本無光受日之光竊嘗思之既曰能受則光之質固在月矣置鑑於日中日光射之鑑之列影滿室使置他銅日光固不入也然則光之質固在鑑也而况月乎夫先生之教人不能與人以光明能指示人以皆有光明則是不惟待學者以受光之月也乃謂人人皆赫然當空之日夫豈惟先生將自古聖賢之待學者所有與已全同不待我之分毫假借也雖然子方

往見而予言此子若誤認予言是謂予告子可以往可以無往也非也今子必往往則親先生之光明而反之於心曰先生人也我亦人也我之光明何以不與先生若然後歸而盡取先生之書讀之以尋先生之教人所以去外翳而視全體者夫光明誠在子能若此則是以先生之光明之大全者準已也光明有分毫之不及先生是以必有翳之者分毫不去也子以先生之光明何如耶先生今為天下之老平生大節瑩無纖瑕德業文

章可以炳然照後世此何從來也易之晉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明德不自昭而誰為昭之哉至於升曰利見大人南征吉子之往所謂利見大人矣利見於南南離明之地也子之名從日從丙自昭明德而南征吉具是義矣予故兩舉其象語以送之

贈朱月窓序

吉水朱月窓用白顧書談命與尋常術家絶異予所聞命術多矣此則未之聞也不知白顧書何人作既探索

五行幽隱如此何以不傳於人不知月窓何以獨得之
月窓初入文山盤之中盤之中主人為校其書而序之
以寄予曰此當在太乙統紀之上太乙統紀雖精必得
此法乃活予驚焉留月窓踰月以所記賢愚貴賤貧富
壽夭之命百數十雜然試之月窓俯首默思俄頃間較
量剖析皆如熟見其人有不中者寡矣談命至此真當
為諸說之冠顧月窓足未出郡境令之知之者少故予
亦得以淹留之若盤之中主人之序一出月窓聲名焱

起予欲與之縱言不可得矣其說大槩生旺禄馬官福財貴或有所不取而空亡戰克刑害鬼刼乃有時而為用虚者實實者虚有者無無者有有往有復有散有聚有分有合脫去故常而後變化出焉葢自一奇一耦錯而為八卦重而為六十四該天地萬物之理命以十干十二支配合於年月日時亦如之其數極一百三十萬六千八百是一百三萬六千八百者在一百三十期中乃一百二十六年各為一造化而無一相似雖然陰陽之

運日新然大數亦在是矣如又以時之初中末數之則三倍於此但人之生無能盡記時之初中末者故亦容有不盡驗而非其術之不能該也今人見生旺禄馬官福財貴即謂之吉而不知吉中之凶見空亡戰克刑害鬼刼即謂之凶而不知凶中之吉此執滯之見耳若千萬千百之中未足以得一二而何以曲盡變化乎月窓之説如此非月窓獨能也其書他人所無也書今為盤之中主人所留予稍暇當往觀焉樂以忘憂是亦一助

送孫伯寅序

淳祐辛丑十月望予蚤作有叩吾門者曰富川孫其顧白事亟肅之問其字曰伯寅貌聲甚哀視其服衰也曰其不能子二親逝不能塟弟洎妹又逝家四喪焉不敢死以有大事也歲月且久幸仁人戚之其有能使安於窀穸言已泫然以涕予弔之既則謂之曰君毋乃即富而仁者謀焉貧者無以仁也若何君曰吾無望君人與君厚者我將往訴之異君一言焉予曰君以誠感人以

仁遇誠與仁一也土石之無情也天地造物之不可測也以悲以泣城頹石裂六月而霜者誠之至也記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人同一初而為形骸所隔故休戚有不相謀及其悲傷慘戚一有所接目不及注視耳不及傾聽亟往救之不顧顛踣此獨何哉當此一時形骸更無與隅盎所謂同一初者至此最易認顧君所感之誠何如爾人有難動者乎誰非人子誰非人兄弟乎然予尚有一說昨與朋

游閒談孟子所論四端愚因言曰端者自性而情第一念也情出於性方第一念無不善者第二念然後有善有不善只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怛隱痛令人遇物之可哀者初念皆然少焉畧有轉移漸見彼無與於已之狀則不恤矣於此始有充與不充之判故端也者未有轉移之時也君盍迎其端予前之說君感人之事予後之說人應君之事令夫君純乎至哀之誠則人亦純乎相哀之誠君行矣盡君之所以感之者而已矣予言



無以加也同一初者天也方發之第一念者亦天也毋恃予言君其恃天

送陳子究序

永豐陳子子究過我出其文一巨編且以蕭大山贈言為予告大山之言曰清者文生生之源也古人以清得名亦以清得貧清貧之禍小清名之福大且懼子究阨於貧而文生生之不俊故予之説以壯子究之心而奪其羇窮無聊之態大山愛子究厚矣愚謂常人以外物

有無豐嗇為貧富文之所謂貧富不然也天地之生物不窮而人之賦分有限自祿萬鍾以降至於閻閭農賈貴賤不侔苟其用物宏而取數多則世均以為富矣閻閭農賈之富末矣祿萬鍾者吾未見其果不貧也貧富何以異有與無之相形耳老蘇有言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今吾一世有彼之所無豈不足以高視一世夫此固吾之所謂富也不得吾之富者雖祿萬鍾吾猶貧之以此視彼不優乎哉天地至

清之氣常靳於與千百億萬之中得之者不一二甚者曠世代而無人幸而一人焉得之則天地之所有將盡捐之斯人而無所遺欠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有形有色有象有數皆將奄而有之外以供其耳目內以發其心思出其緒餘為言語文章而天下後世金玉之蓋文人之富如此是故有千百億兆之所無富冠乎千百億兆矣有曠世代之所無富絕乎千百歲之上下矣富冠乎千百億兆且千百歲上下而餘芳遺韻又將

流之無窮愈遠而彌昌則是富也天地不以輕與固宜

而人亦孰可以當此與者故曰多文以為富非夫用物

宏而取數多之為富也吾子究之文其富於淸者歟富

於世人之所謂富乎哉何千金之璧之不貴而戚於一

瓦缶之未得也誠使子究即日祿萬鍾資生通用之具

累不窮之積充牣其家而奪其胸中之所有使昭昭者

憒焉皓皓者滓焉沈酣於富貴利達之場以消盡詩書

道德之味吾知子究愈戚戚矣彼此各一貧富也愚言

之是與否予究他日並以諗諸大山

擬解試策序

世書賈誼治安策服其精熟世故漢廷諸老國事在手不誼若也誼有新書傳於世故相周益公以為治安策往往在新書中蓋其觸事思索各有區處預為篇段一日告君盡取諸凡所擬者乎予比讀之信然然則詔舉進士之歲吾鄉諸齋擬策四出其閒有志當世者亦書策可行孰謂非誼之流亞歟士無志當世雖金紫煌煌

近天子清光遇對或應故事襲腐語彼視擬策猶而心也而擬策者出於窮閻顏壁之下兄弟師友不朝夕温飽之間相向輒言曰上心若何正東宮若何教民病若何甦邊憂若何解一得其說細書盈紙出入經史典故古今格言而潤色之以文采嗚呼如使當世大開古者士傳言之路則轉而上聞未必無益旣不能然則刋刻流布傳於同試場屋之士使得吾說者皆有以告有司如此而應科舉亦何負科舉哉使得對天子其不應故事襲腐語以負人祿

位者歟劉君南叟景豐所刋當今上策是已南叟有勁氣議論顧理是非恥軟熟雷同此編其所作與采之於同志槩可知也

王廉翁詩集序

廬陵之盛也與專以詩名者非詩不名文詩在其中也惟廬陵先生王公民瞻専以詩名濾溪有文而詩專名以送胡忠簡貶新州二篇也是詩出禍三十年既而名具天壤傳固係於所託如此假令公以一茶丞老於家

俗眼薄其官且並薄其詩令安有所謂瀘溪先生也哉然公之詩家不自刋刋者同邑士劉伯深閔瀘溪詩之伯深焉今官湖王丈康翁官止一尉而詩聲在人三十年矣余不識詩不能評聞之識者評公作非今人詩古名家詩也惜不偶忠簡無瀘溪一段奇遇今既沒又未有可人如劉氏者出力而必傳之殘編逸帙未保其往也其子玉成山立甫既除喪思以此事寄之當世好事君子嗚呼象犀珠玉雖不適用要不使在泥塗中吾嘗

有味於斯言且廬陵百二十年詩名再歸王氏安知今之官湖非昔之瀘溪哉山立姑少俟

送術士羅師禹序

里中有羅師禹以言命為古心江先生所知而吾州之知有師禹者十無一二士大夫官吾州或知師禹而不能致而師禹亦不汲汲焉求之於所不知歲二月訪某於天牖遽曰予頗見通守應侯令君張侯久今二侯倅於是若以一言為我先容某曰予壓民壓民而子欲使奉

書於通守令君以薦言命之士可不可也且二侯有富貴命無富貴心予將何以動之雖然請與予言予言命優於予夫富貴外物也而觀其所容容有分限不容則溢今二侯圭組鍾鼎累世矣玉堂金馬即日矣而謙和豈弟即之也溫如未嘗富貴者也則所容豈有量哉命非予所知也則惟賢者宜富宜貴天固以富貴與賢者國家以富貴待賢者富貴非賢者而誰也二侯無富貴心未必與予言命雖然予於二侯以其賢予於二侯以

其天不可以予說廢予說予行矣師禹行

巽齋文集卷九